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六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梁紀十七 止一年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高祖武皇帝十七

戊辰 太清二年

魏元寶也 大統十四年 東魏元善見武定六年

春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

鉤見於西方

己亥東魏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

其眾曰汝輩家屬已爲高澄所殺眾信之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

竝完若歸官勳如舊被髮向北斗爲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

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眾大潰爭赴渦水水爲之不流景與

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

陣詬之曰跋奴

侯景右足偏短故詬爲跋奴

欲何爲邪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

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

縱之

東魏以刑獄參軍蘇瓊爲南清河太守郡多盜及瓊至吏

民肅然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境中行無不捉送零陵縣民

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寶列送至郡瓊略一經問知其非盜

卽放之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言密

訪獲盜牛者從此郡界畜牧不收多散放田野每曰府君自能爲

我監牧鄰郡富人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後爲賊所攻富人語

盜曰我物已寄蘇公矣盜卽舍去郡中嘗有盜百餘人瓊皆引置

左右人閒善惡及長史飲人一杯酒無不卽知瓊性清慎不發私

書濟川沙門統道研資產巨萬在郡多有出息郡縣常爲之督徵
研常謁瓊瓊知其意每見則談問元理應對肅敬研雖爲債數來
無由啟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
論地上事郡人趙穎以樂陵太守致仕家居五月初得新瓜一雙
來送恃其年老彊請瓊受瓊受而懸之於梁人聞其受瓜競致新
果至門閭穎瓜猶在相順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
解瓊召普明兄弟并集眾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
得田地失兄弟於心如何爲之泣下沾襟普明兄弟遂叩頭謝罪
分異十年還更同居 辛丑以尙書僕射謝舉爲尙書令守吏部
尙書王克爲僕射舉性剛方邵陵王綸于婁河立園廣譙酒後好
聚眾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

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 甲辰豫州刺史

羊鴟仁以東魏軍漸逼稱糧運不繼棄懸瓠還義陽殷州刺史羊
思達亦棄項城走東魏人皆據之上怒責讓鴟仁鴟仁懼啟申後
期頓軍淮上 侯景既敗不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
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
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
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
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
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爲鄉導王子景至壽陽城下韋
黯以爲賊也授甲登陣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鎮願
速開門黯曰既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

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曰

徐思玉本壽陽人仕於東

魏今隨侯景南來

河南王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

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略今君不可開城若魏遣兵來至河南為魏所殺君豈能獨存縱使或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開門納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既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黯歎之子也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為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曰得景遂死深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反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元圃自講老莊

自蕭齊以來東宮有元圃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二曰元圃三曰層城太帝之所

居東宮次於帝居故立元圖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元虛使中原淪

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

悅馳以收聞併自求貶削優詔不許景復求資給上以景兵新破

未忍移易乙卯卽以景爲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陽王範爲

合州刺史鍾合肥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

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

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

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

必見飢噬之禍矣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甥翼之遇左傳楚令尹子西曰

勝如卵于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逆

與而長之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

不逆細流

李斯上秦王書曰江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

郡置屬國以處降胡使復視匈奴

冀復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

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辰歲暮之效

臣切唯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

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

應干預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

主傳楚令尹子囊將死遺言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

囊忠將死不

忘衛社稷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節

孔子家語曰衛大夫蘧伯玉賢靈公不用蘧子瑕不

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違蘧伯玉退孺

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

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告公曰是寡人

之過也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退孺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

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臣忝為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

劉向

事見三十餘漢

成帝陽朔二年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

介思話之孫也 己未東魏大將軍澄朝於鄴 魏以開府儀同
三思趙貴爲司空 魏皇孫生大赦 二月東魏殺其南兗州刺
史石長宣討侯景之黨也其餘爲景所脅從者皆赦之 東魏旣
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朝廷未之
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間彼禮佛文
云奉爲魏主并及先王此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
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論若梁主不忘舊好
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竝卽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
乃遣省事夏侯辯奉啟於上稱渤海王宏厚長者若更通好當
聽淵明還上得啟流涕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異御史中丞張
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貴爲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

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

許通好正墮其計中昇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昇言賜淵

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敢甚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

鄰睦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知之攝問具服乃寫答淵明之書

陳啟於上曰高氏心懷鳩毒怨盈北土人願天從歎身殞越子澄

嗣惡計滅待時所以昧此一勝者謂淵明之勝也蓋天蕩澄心以盈凶毒

耳左傳楚武王將死告其夫人鄧曼曰余心驚懼曼曰王祥盡乎盈而蕩天之道也杜預註曰蕩動敬也澄苟行合

天心腹心無疾又何急急奉璧求和豈不以秦兵扼其喉秦兵謂西魏之

兵胡騎迫其背然之兵故甘辭厚幣取安大國臣聞一日縱敵

數世之患何惜高澄一豎以棄億兆之心竊以北魏安彊莫過天

監之始鍾離之役匹馬不歸鍾離之戰見一百四十六卷天監十六年當其彊也陛下

尙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慮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縱垂死之虜使其假命彊梁以遺後世非直愚臣扼腕實亦志士痛心昔伍相奔吳楚邦卒滅陳不去項劉氏用與臣雖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誠知高澄忌貫在翟惡會居秦左傳晉靈公之初賈季奔翟隨會奔秦秦人川其謀晉人患之六卿相見於諸浮前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難日至矣將若之何翟與狄同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景又致書與朱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啟己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啟曰臣與高氏數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宜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假武進退之安國有常制公但清靜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啟曰臣今蓄糧聚眾秣馬潛戈

指日計期克清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爲主耳今陛下
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上又報曰朕
爲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敢也景
乃詐爲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傅岐曰侯景以窮歸
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甯可束手就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
將一使之方耳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
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
王圖之於是始爲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賣市估及
田租市估應商旅之物入市者估其直而收稅田租計歲所出常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三
月癸巳東魏以太尉襄城王旭爲大司馬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爲
太尉辛亥大將軍澄南臨黎陽自虎牢濟河至洛陽魏同軌防長

史裴寬與東魏將彭樂等戰為樂所擒澄禮遇甚厚寬得聞逃歸

澄由太行返晉陽 屈獠洞斬李贇贇寬屈獠洞見百五十九卷中大同元年傳首建

康賁兄天寶遁入九真收餘兵二萬國愛州五代志九真郡梁置愛州交州司

馬陳霸先帥眾討平之詔以霸先為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

諸軍事 夏四月甲子東魏吏部令史張永和等偽假人官事覺

糾檢反自首者六萬餘人糾檢官所糾檢而發之者也甲戌東魏遣太尉高

岳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

潁川思政命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眾四面陵城思政選驍

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

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五月魏以丞相泰為太師廣陵王欣

為太傅李弼為太宗伯趙貴為大司寇于謹為大司空太師泰奉

太子巡撫西境登隴至原州歷北長城東趣五原至蒲州自五原還至蒲

州也五代志河東郡後魏置秦州後周改曰蒲州因蒲阪爲名聞魏主寶炬不豫而還及至已愈

泰還華州上遣建康令謝挺散騎侍常徐陵等聘于東魏按梁

建康令秩千石散騎常侍秩二千石謝挺不當在徐陵之上蓋徐陵將命而使謝挺特輔行耳復修前好陵摛之

子也徐陵見一百五十是月兩月夜見六月東魏大將軍澄

巡北邊秋七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乙卯東魏大將軍澄朝于

鄴以道士多僞濫始罷南郊道壇八月庚寅澄還晉陽造尙書辛

術帥諸將略江淮之北凡獲二十三州侯景既亂梁明年東魏始盡有淮南之地史究其終

言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朝廷未嘗拒絕景請娶于王謝上

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朱張謂朱异張綽之族也景恚曰會將

吳兒女配奴又敢求錦萬匹爲軍人作袍中領軍朱异議以青布

給之又以黨所給仗多不能精啟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數竝給

之景以安北將軍夏侯夔之子譚爲長史

譚音

徐思玉爲司馬譚

遂去夏侯託爲族子上旣不用景言與東魏和想是後景表疏

稍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啟還

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何不小忍貞懼逃歸建

康具以事聞上以貞爲始興內史亦不問景初臨賀王正德屢得

罪於上下猶不忍廢用爲丹陽尹坐所部多劫盜復爲有司所奏

去職又用爲南兗州正德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廣陵沃壤遂爲之

荒至人相食噉旣累試無能乃從黜廢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

積貨幸國家有變景知之正德在北與徐思玉相知

謂奔魏時也

景遣

思玉致牒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敗

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

詳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三年

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

雖不敏實思自效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正德大喜曰侯公之

意聞與吾同天授我也報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僕之有心爲

日久矣今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鄒

陽王範密啟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異動靜皆關之異以爲

必無此理上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

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上報曰朝廷自有處

分不須汝深憂也範復請以合肥之眾討之上不許朱異謂範使

曰鄒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啟異不復爲通景邀羊鴟

仁同反執鴟仁其使以聞異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爲敕以使者付

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懼啟上曰若臣事是實應羅國憲如

蒙照察請戮鴟仁

考異曰梁書南史皆云並第不奏與略朱异拒之云云今從太清紀

景又言高澄

狡猾甯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甯堪粉骨投命讎門乞江西一境受臣控轡如其不許卽帥甲騎臨江上向闔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盱食上使朱异言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尙能得意朕惟有一客致有忿心亦朕之失也益加賞賜錦綵錢布信使相望戊戌地大震是日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

李延壽曰制局小司掌典兵力蕭子顯曰尙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監內器仗兵役亦用基人之被恩倖者

异等皆以姦佞驕食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驎驗

吳郡人石珍丹陽人驎驗迭爲少府丞以苛刻爲務百買怨之异

尤與之暱世人謂之三惡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

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
昇日外閒謗黷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恤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

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

之鑒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

景自謂勝之敗而走馬頭成主劉神茂迎候之以入壽陽當塗之馬頭也

今又自壽陽西攻馬頭則此馬頭在壽陽之西當淮津濟渡之要
縛馬頭以登舟又非當塗之馬頭也當塗之馬頭郡在壽陽東考
異曰梁書云執太守劉神茂按神茂素附於景無頃攻執今從太清紀典略遣其將朱子仙東攻木柵

木柵在
荆山西執成主曹瑒等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折鑿答之敕購

斬景者封三千戶公除州刺史甲辰詔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為

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

五代志封山司縣屬合浦郡

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

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督眾軍以討景正表宏

子仲禮慶迎之孫之高遠之兄子也 九月東魏漢陽武公冀

昭卒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世勳戚之中最

稱宏碩 戊辰地震江左尤甚城屋殺人地生白毛長二尺益州

市有飛蜂萬羣螫人死 侯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

陵若至彼眾我寡必為所困不如棄淮南齊陽古淮南郡治所決志東向帥

輕騎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拙

速空則進路景乃留外弟中軍大都督王顯貴守壽陽癸未詐稱

遊獵出壽陽人不知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

此譙州非壽陽之譙州魏收志梁置譙州于新昌城領高塘臨涂

南梁新昌郡其地當在唐廬和二州之間宋白曰梁大同三年割

北徐州之新昌南譙之北譙立為南助防釐紹先開城降之考異曰太

清紀云十三年附譙城下又云十三日以王質還江過防執刺史

與時上作庚戌下作庚子按此月戊子朔蓋三日庚寅也

豐城侯秦泰範之弟也先爲中書舍人傾財以事時要超授譙州刺史至州徧發民丁使擔腰輿扇繳等物

腰輿者人舉之而行其高幾至腰

不限

士庶恥爲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卽縱免之由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故敗庾子詔遣南道將軍王質帥眾三千巡江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遣弟均夜斫景營戰沒鐵母愛其子勸鐵降景丁未鐵以城降景拜其母鐵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諮守歷陽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啟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

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台之眾自然瓦解朱昇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楊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將濟慮王質爲梗使諜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啟稱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上以昕爲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楊尹事昕慶之之子也質去采石而昕猶未下潛謀告景云質已退未下潛者未下素淮渚也景未之信使折江東樹枝爲驗諜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己酉自橫江濟於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齊晉成帝初子姑孰侯立淮南郡五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代志丹陽郡當塗縣舊置淮南郡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與其徒先潰走子

一收餘眾步還建康于一子四之兄也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

稟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內外軍事悉以付汝

考異曰太清紀

云太宗見事急乃入面啟高祖曰請以軍事並以垂付願不勞聖心南史云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今從典略

太子乃

傳中書省指授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臨賀王

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南國公大臨屯新亭太府卿韋黯屯

六門繕修宮城爲受敵之備大臨大器之弟也

大臨大器皆太子綱之子己酉

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更相劫掠不復通行赦東西治尙方

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以

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

車長史謝禧始興丙史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將軍柳津等分

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推秀之子大春大臨之弟津仲禮之父也攝

諸寺庫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

攝收也諸寺謂十二寺也天監六年改闕武堂爲德

陽堂在

庚戌侯景至板橋

張舜民曰出秦淮西南行循東岸行小夾中十里過板橋店

遣徐思

玉來求見上竇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思玉詐稱叛景請開陳

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僞難測安可使

獨在殿上朱异侍坐曰徐思玉豈刺客耶言未至思玉出景啟言

异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甚慚悚景又請遣了事舍

人出相領解

了事猶言曉事也領總錄也解分判也領解言總錄景所欲言之事而分判是非也凡此皆侯景詭言以

急梁朝君臣使無戰心

上遣中書舍人賀季主詣郭寶亮隨思玉勞景於板

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進曰朱

异等亂政欲除奸臣耳景既出惡言遂留季獨遣寶亮還宮百姓

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開

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
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
至猝迫公私震駭宿將已盡後進少年竝出在外軍旅指揮一決
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
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
千餘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
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眾開桁始除一
舶大船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於門信方食甘蔗甘蔗生于南方狀如紫竹圍數寸高丈餘以刀去皮切食之味甘冷解煩析醒楚解所謂泰尊枳漿析朝醒司馬相如子虛賦所謂諸柘者也有飛箭中
門柱信手甘蔗應聲而落遂棄軍走南塘游軍沈子睦臨賀王正
德之黨也復閉桁度景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

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眾于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獻歔流涕隨景度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既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眾乃小安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奔京口謝禮元貞棄白下走津主彭文榮等以石頭城降景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旛旗皆黑射啟於城中曰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异等臣則斂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爲名耳今日殺之無救于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旣而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羊侃使鑿門上爲城下水沃火

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閣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

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羊侃鑿扇爲孔

扇也以槩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據公車府蕭子顯齊志公車令屬領軍以受天下章

奏梁制公車令屬衛尉其署舍在臺城門外故景得據之府者署舍之通署正德據左衛府景黨宋子

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東宮近

城近臺城也景眾登其墻射城內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

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數百廳皆盡景又燒乘黃殿士林館太府

寺大同中于臺城西立士林館使朱異顧琛孔子荻等還互講述癸丑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

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頂木驢石不能破杜佑曰以木爲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腳下

關而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溼牛皮蒙之人蔽其下羊侃使

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杜佑曰雉尾炬飾草爲之

分爲兩岐如蠶尾狀以油蠟

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侃之
作知尾炬也施鐵索以油灌之擲墮上焚之 景又作登城樓重

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懸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
勞設備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
外又啟求誅朱异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有能送景首者授以
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朱异張綰議出兵擊之上問羊侃
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
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
趨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驚爲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
宗報上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驚曰久
以汝爲死矣猶在那引弓射之景感其忠義亦不之殺其乃遣儀
同博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還來問訊天子何爲閉距不時進納

尙書國家大臣宜啟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
方賊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豈有人臣而至于此吾荷國
重恩當稟廟筭以埽大逆耳不能復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又曰
侯王事君盡節不爲朝廷所知正欲而啟至尊以除奸佞既居戎
旅故帶甲來朝何謂作逆侃曰聖上君臨四海將五十年聰明睿
哲無幽不照有何奸佞在朝欲飾其非甯無詭說且侯王親舉白
刃以向城關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
挹風猷每恨平生未獲披敘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之免胄士
哲瞻望久之而去莊鐵覓城中有人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
數十人趣歷陽先遣書給田英郭駱曰侯王已爲塞軍所殺國家
使我歸鎮駱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率其母奔尋陽

十一月戊午朔薨刊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

應劭曰蚩尤亦古天子好五兵故祭

之求福禱辭曠曰蚩尤世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

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之以作劍戟

臨賀王正德

卽帝位於儀賢堂下詔稱普通以來奸邪亂政上久不豫社稷將

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

其世子見理爲皇太子以景爲丞相妻以女并出家之寶貨悉助

軍費於是景營於闕前分其兵二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

日不克景自往攻之殺百尺樓車鉤城堞盡遂宣城王防閭許伯

眾潛引景眾登城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雅握節而死景又使其

儀同三司盧暉略率數十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裸身

而出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戮其尸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

曰若不早降正當如此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爲然壬戌

太子請上巡城上將登城陸驥諫曰陛下萬乘之重豈可輕脫因泣下上感其言乃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流涕眾心粗安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首以贖前罪不死闕前當死闕後乙亥子一啓太子與弟尙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夾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而獨旋皆免胄赴賊子四中稍洞冒而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櫓而絕子一少慷慨有大志以家貧侍養多闕因終身蔬食起家王國侍郎奉朝請上書言事爲當軸所排乃拜

表求入北爲刺客帝異之又啓求觀書祕閣帝許之朱异其姑夫也權要當朝而不爲物議所歸欲引子一爲助子一不可造門子四及子五性竝剛烈左戶郎沈炯嘗奏事不允帝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對言甚激切帝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縛帝怒亦歇乃釋之及是相引死難見者爲之流涕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旣盡軍中乏食乃縱兵殺掠交屍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是後米一升至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餓死者什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驅迫士民不限貴賤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之聲震動天地民不敢窺匿竝出從之旬日間眾至數萬城中

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執畚鍤於山上起

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屬裨以烏笙

芙蓉層樓下鋪錦屬裨以烏笙

絳毛爲之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

二山

謂東土山

西土山也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

不能禁羊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得朱异奴以爲儀同三司异家貲產悉

與之奴乘良馬衣錦袍於城下仰訴异曰汝五十年仕官方得中

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矣於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

千數景皆厚撫以配軍人人感恩爲之致死荊州刺史湘東王繹

聞景圍臺城丙寅戒嚴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

岳陽王詵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等發兵入

援大心大器之弟恪偉之子也朱昇遣景壽爲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爲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剝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廷指誅權倖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長江天險二曹所歎吾一葦航之

詩國風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注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歟一葦加之則可

以渡之

餘獲也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

景又奉啟於東魏主稱臣進取壽春暫欲停憇而蕭衍識此運終自辭寶位臣軍未入其國已投同泰捨身去月二十九日屈此建康江海未蘇干戈暫止永言故鄉人馬同戀尋當整轡以奉聖顏

臣之母弟久謂屠滅近奉明敕始承猶在斯乃陛下寬仁大將軍
恩念臣之弱勢知何仰報今輒齎啟迎臣母弟妻兒伏願聖慈特
賜裁放己巳湘東王繹遣司馬吳暕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
江陵陳昕爲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
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使帥所部襲殺王偉
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上大喜敕銷銀券賜
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卽有景眾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
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
异傳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旣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
也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旣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
也今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知萬一爲變悔無所及社稷

事重須更詳之昇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猶豫非

昇所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啟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若

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侯景

考異曰太清紀

南史皆云桃棒求以甲士二千

人來降以景首應購今從典略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朱异撫膺

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爲部下所告景拉殺之陳昕不知

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書城中曰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

景欲衷甲隨之昕不可期以必死乃殺之景使蕭見理與盧暉略

戍東府見理凶險夜與羣盜剽劫於大桁中流矢而死邵陵王綸

行至鍾離聞侯景已渡采石綸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

起人馬溺者什一二遂帥甯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

安侯確安南侯駿前醮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

三萬自京口西上大成大春之弟確綸之子駿懿之孫也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於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求活約所不爲景乃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帝追慕文皇帝獻皇后乃於遙山造大愛敬寺以資祚景陳兵于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元武湖側考異曰太清紀云二十九日典略云壬午今從梁帝紀與景對陳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爲走卽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趙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入天保寺景追之縱

火燒寺綸奔朱方

丹徒春秋朱方之地時為蘭陵武進縣

士卒踐冰雪往往墮足景

悉收綸輜重生擒西豐公大春安前司馬莊邱慧主帥霍俊等而

還

帝置二百四十號將軍有安前將軍置長史司馬考異曰典略有蘭陵令崔凌南史作直閣將軍胡子約廣陵令崔簡今從大

紀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鎧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

王已為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

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臨賀王正

德殺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

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軍於蔡洲

考異曰梁帝紀作張公洲今從大清紀

以待

上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

此

素淮

水也焚其廬舍大街以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

鍾離

補註正表正德之弟亦宏之子也

上召之又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

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
水經註邢溝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城六十里至廣陵城以地望考之此歐陽在今真州界按江淮之間地名歐陽見于史者非一處裴遠移民孫程欲營歐陽在壽春境上吳喜使蕭道成留軍歐陽在淮陰界帥眾一萬聲言入援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爲應詢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人夜襲正表大破之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 癸巳侍中都官尙書羊侃卒侃字祖忻少而瑰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爲尙書郎以力聞魏主管問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魏主壯之賜以珠劍大通中南歸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嘗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

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駟令試之侃執
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
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爲折樹稍北人降者唯侃是衣冠餘緒帝寵
之踰于他人嘗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卽席應詔帝覽曰吾
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遷都官尙
書時尙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竝省未嘗游造有宦者張僧肩候
侃侃曰我牀非閤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真正侃所用弓至
二十石馬上用大石弓嘗于竟州燒廟踰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
七迹泗橋有數石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
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素不飲酒
而游好賓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於漣口置酒有

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
了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 辛
侃既至城中益懼侯景聞之乃大造攻具陳於闕前飛樓撞車登
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竝高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
又作蝦蟇車運土填斬殺上欲見諸王長子湘東王繹遣世子方
等入侍行至繇水值侯景亂繹召之使遣方等啓曰昔申生之愛
其死方等豈顧其生繹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入援
建康繹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
漢水逕竟陵郡入江方等有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壬寅
侯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爲樓
火纔滅新樓卽立賊以爲神侯景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

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作迂城

迂曲也。迂卽迂字。

狀如卻月以擬之

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自大司馬門出盪孟恭與左右奔降於景戊申天西北中裂有光如火己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墮二土山景眾見飛橋迴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櫺蕩盡賊積死於城下乃棄土山不復修自焚其攻具材官將軍朱疑降於景教之引元武湖水以灌臺城關前皆爲洪流又燒南岸居民營寺咸盡先是上徵衡州刺史韋粲爲散騎常侍以都督長沙歐陽頠監州事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粲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粲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妄相

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
關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救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
卽馳馬而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乃
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按沈約志江州去京殿
水行一千四百里
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
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
二千人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
至橫江粲卽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
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度仲禮張公洲卽蔡洲丙辰夜粲仲禮及宣猛
將軍李孝欽考異曰梁帝紀作李
遷仕今從太清紀前司州刺史羊鴟仁南陵太守
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王遊苑粲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眾軍

下流眾軍張裴之高自以年位踞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粲抗言於

眾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

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

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

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惜以沮大計粲

請爲諸軍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猶寇滔

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韓非子曰有弊矛盾者曰吾

盾之堅物莫能陷也或問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可乎謂者不能對後世矛盾之說祖此豫州必欲立異鋒

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爲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

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援軍大集眾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

北岸樹柵以應之裴之高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因

之高弟姪子孫臨水陳兵連鏢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
曰裴公不降今卽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發皆不中景
帥步騎萬人於後渚挑戰仲禮欲出擊之韋粲曰日晚我勢未可
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湘東王繹將銳卒三萬發江陵
畱其子綏爾侯方諸居守諮議參軍劉之退等三上牋請畱答敎
不許郡陽王範遣其將梅伯龍攻王顯貴於壽陽克其羅城攻中
城不克而退範益其眾使復攻之東魏大將軍澄患民錢濫惡
議不禁民私鑄但懸柵市門錢不重五銖毋得入市朝議以爲年
穀不登請俟它年乃止魏太師泰將殺安定國臣王茂而非其
罪泰封安定公故有國臣尙書左丞柳慶諫泰怒曰卿黨罪人亦當坐執慶
於前慶辭色不撓曰慶聞君蔽於事爲不明臣知而不爭爲不忠

慶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爲不明耳泰寤亟使赦茂不及乃賜
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慶性篤孝幼時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
者不許爲服重慶泣而言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苴斬
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迫豈容奪禮乎違天
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由終喪由喪居官有餘略嘗爲雍州別駕
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是
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
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求告慶
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勝下因此推
窮盡獲黨與丙辰晦柳仲禮夜入韋粲營部分眾軍旦日會戰
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漿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之頗

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輿侮直欲以身殉國節下善量其力
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柵逼近淮渚欲以糧儲船承盡就
泊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兵相助乃使直閫將
軍劉叔盾助之

爲下京果
敗死張本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一終

武帝太清二年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六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十八

止一

高祖武皇帝十八

己巳

魏元寶炬大統十五年
東魏元善見武定七年

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

亭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

合侯景望見之亟率銳卒攻粲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盾

以舟師截其後

截其渡
淮之路

叔盾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

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呼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

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仲禮稍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創會稽人惠薊吮創斷血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索不復言戰矣 庚申白虹貫日三重 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竝至列營于桁南亦推柳仲禮爲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 朝野以侯景之禍其尤朱异异慚憤發疾而卒故事尚書官不以爲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异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

閒諸事便了既被罷任聲勢所驅蕭灼內外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規之異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起宅東陂窮極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曠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畱管齋四方饋遺財貨充積產與羊侃相埒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廚下珍羞恆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 戊辰宥流星長三十丈墜

武庫 封山侯正表以北徐州降東魏東魏徐州刺史高歸彥遣

兵赴之歸彥歡之族弟也 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

永福省在禁中 高州

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

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

紙鴟卽紙鸞也今俗謂之紙鷂繫以長繩寫

敕于內放以從風翼達眾軍題云得賜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
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爲厭勝射而下之援軍募
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
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爲直閣將
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
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鵝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渡淮攻東
府前柵焚之侯景退眾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卒五千
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橋在青溪上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
文皎戰死遷仕遁還敬禮仲禮之弟也仲禮自青塘之敗遂無意
於進兵但欲擁兵以自尊於是神情傲很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
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

連又與永安侯確情若水火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宜援軍初
至建康眾號百萬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卽縱兵剽掠徵
黃金銀麝香子女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
王顯貴以壽陽降東魏 壬午癸戒守心 乙酉太白晝見

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及居官無過辭失
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勵精力行皆人所不及時丁父憂歸
本郡聞侯景亂乃召募鄉黨數百人隨義軍討景野王體素清羸
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
作色見者莫不壯之二月乙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
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
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尙書省爲薪撤薦剝以

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腴腴肺也又肉食肴或煮鐵無鼠捕雀而食

之御甘露厨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釋氏謂營膳之所曰甘露厨苔生於海其形如髮春

二三月間海人採取之成片納土窖中出而曬之令乾南人多食之軍人屠馬於殿省閒雜以人肉

食者必病侯景眾亦飢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東城即東府城

援軍斷其路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卒

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偽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

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

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

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先鎮謂壽陽時已降齊矣王以景多詐不許既而城中

日墜太子乃請于帝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

和更為後圖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城下之盟乃是深恥

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

遂報許之景乞測江石四州之地

江右四州南豫西豫台州光州

并求宣城王大

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

與之和乎此特欲卻援道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

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爲侍中出

質于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爲武可以景

爲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設壇

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蕭瑤

宋白曰江州德安縣本蒲塘場

晉建興初始以爲都領尋陽上甲柴桑九江等縣義熙中以尋陽入柴桑上甲入彭澤

與于子悅任約王偉

登壇其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牲歃

血爲盟既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器械仗託云無船不得卽發又云

恐南軍見蹙援軍時皆屯秦淮南岸故謂之南軍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

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韶懿之孫也庚子

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

世子彧眾合三萬至于馬印洲馬印洲蓋即今王家沙老鸛嘴一帶景慮其自白下

而上斷其江路啓云請北軍聚還南岸以北望言之馬印洲在臺城之北故云北軍南岸即

謂秦淮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考

日梁帝紀作蘭亭苑今從太清紀典略退恢之子也辛丑以邵陵王綸為司空鄱陽

王範為征北將軍柳仲禮為侍中尚書右僕射景以子悅任約

傅士哲皆為儀同三司夏侯謏為豫州刺史董紹先為東徐州刺

史徐思玉為北徐州刺史王偉為散騎常侍上以偉為侍中乙卯

景又啓曰適有西岸信至大江西岸即歷陽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

所投足求借廣陵并譙州侯得壽陽卽奉還朝延又云援軍旣在南岸須于京口度江太子竝答許之癸卯大赦庚戌景又啓曰永安侯確直閣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常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卽當引路上遣吏部尙書張綰召確辛亥以確爲廣州刺史威方爲盱眙太守確累啓固辭不入上不許確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旣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于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郎那得辭確意向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爲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揮刀眤確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

景遂得運東城米於石頭上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廚蔬茹皆絕

乃食鷄子綸因使者暨通上鷄子數百枚上手自料簡歎歎咽

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水經註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南至武城入大江吳舊屯所在荊州界

盡此蓋今之沙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水經註湘水自武口即其地

石山西北對青草湖視穆日青草湖一名巴邱湖北洞庭南瀟湘東納汨羅之水自昔與洞庭並稱按一湖之內南名青草北名

洞庭中有沙洲開信州刺史桂陽王慥軍於西峽口五代志巴東郡梁置信州

唐之夔州也水經註江水自巴東魚復縣東逕廣沙峽斯乃三峽首也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灘託云俟四方援兵

淹留不進慥懿之孫也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

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雙六亦博之一名續事始

云陳思王製雙六局置骰子二唐末有葉子之戲遂加至六戰國策曰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可以食子而未下者擬

議其便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

否也

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眾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寶齊竟陵王子良之孫也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于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死非其罪人皆痛之東魏河內民四千餘家以魏北徐州刺史司馬裔其鄉里也相帥歸之丞相泰欲封裔裔固辭曰士大夫遠歸皇化裔豈能帥之賣義士以求榮非所願也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荊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叛背園守官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遂上啟陳帝十失且曰臣方事睽違所以冒

陳謨直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怪為嘉禎以天譴為無咎
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為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

也漢公孫述據蜀用鐵錢爛羊鐫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漢更始置授官爵長

安為之語曰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篡位紹蟬坐時人為之語曰紹不足狗尾續豫章以所天

為血讎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邵陵以父存而冠布事見同上石虎之風也石虎父子

事見晉紀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飢餒竿融姚興之代也竿融

事見漢獻帝紀姚興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

機政以賄成諸閹聚盛眾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

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桑中見詩衛國風淫放之詩也邵陵所在殘破湘東

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南康王會理帝子橫之子時鎮廣陵定襄

侯祗南平王偉之子時鎮淮陰親為孫姪位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鑒

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

左傳鬻拳鬻諫楚子楚子弗從隨之以兵懼而從之今

日之舉復奚罪乎伏願陛下小懲大戒放縱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覽赦且慙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運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已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口滿路不可座埋臭氣熏數里爛汁滿溝洫而眾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妾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

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

考異曰典略云柳仲禮族兄暉謂仲禮曰天下

事勢如此何不自取富貴仲禮曰兄今若爲取之暉曰正當堅營不戰使賊平臺城囚天子徐而縱兵既破之後復挾天子令諸侯也仲禮納之按景既克城則人情皆去援軍自散仲禮安能神以破景仲禮閉壁不出自爲重傷而懼耳非用暉計也今從太清紀及南史太清紀又云景嘗登朱雀門樓與之語又遺以金自是以後閉壁不戰典略云景遺以金環亦又近誣今不取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旣而鴉仁等曉猶未至景眾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望風退走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子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畱京師立效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尙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眾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耶景不對橫刀

叱之浚發憤責之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其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固天地所不容沈浚六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且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決石闕前水

石闕前水景決元百武湖以灌城者也

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痛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曰雲朗恨之丁卯夜向曉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眾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卻乃排闥入啓上云城已陷上安臥不動曰猶可一戰乎確曰不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因使慰勞在外諸軍俄而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上命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啓稱爲姦佞所蔽領眾入朝驚動聖躬今詣闕待罪上問景何在

可召來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景稽

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

典儀典朝儀者也至唐猶有典儀之職掌殿上贊唱之節及設殿庭服位之次

上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

面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邪景皆不能對任約從

旁代對曰臣景妻子皆爲高氏所屠唯以一身歸陛下上又問初

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

內莫非己有上俛首不言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

侍衛皆驚散唯中庶子徐摘通事舍人陳郡殷不害側侍摘謂景

曰侯王當以禮見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

其廂公王僧貴曰

景之親貴隆重者號曰左右廂公

吾常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

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憎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

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待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
士王侯送永福省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
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建康士民逃難四出太子洗
馬蕭允至京口端居不行人問其故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
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乃閉門靜處并日而食卒免
於患允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 時名
流無不宗仰 己巳侯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
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
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眾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
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
理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北兗州

刺史定襄侯祗湘潭侯退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鎮祗偉之子君正昂之弟也邵陵王綸奔會稽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軍士莫不歎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上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景命燒臺內積尸將死未絕者亦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尙書外兵郎鮑正疾篤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 庚午詔征鎮牧守可復本任侯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

王僧辯得歸竟陵爲湘東王繹用之以平

侯景張本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閉正德

帥眾揮刀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爲

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拜且泣上曰噉其泣矣

何嗟及矣

詩中谷有推之辭暇者泣多而不止也

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

沈約曰晉

武帝分扶風爲秦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本爲縣西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國晉惠帝永興元年以縣惟淮陵立堂邑郡安帝改堂邑爲秦郡五代志曰江都郡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郡又有安宜縣梁置陽平縣景改陽平爲北

滄州改秦郡爲西兗州 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

伯

五代志東海郡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下邳郡梁置東徐州考異曰北青州典略作南冀州今從太清紀

竝以地

降東魏青州刺史明少遐山陽太守蕭粲棄城走

五代志海州懷仁縣梁置南北

二青州江都郡山陽郡

東魏據其地

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爲南徐

州刺史代西昌侯淵藻鎮京口或勸淵藻奔江北淵藻曰吾國之

台鉉位任特隆旣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安能投身異類

欲保餘生因而不食卒景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陸經以郡降之

初上以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刺史

代岳陽王譽纘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候有關譽至檢括州府付

度事

付度者前刺史以州府之若事若物付度後刺史

留纘不遣後聞侯景作亂頗陵壁

纘恐爲所害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虛譽拒之纘與湘東王釋

有舊欲囚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

自湖口歸湘州

洞庭青草共爲一湖湖口在巴陵

桂陽王憺以荊州督府

湘東王釋以荆

州刺史都督荆雍等九州使譽皆其屬也

留軍江陵欲待釋至拜謁乃還信州纘遣

釋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

檣船上桅竿也所以掛帆自洞庭至江陵沂江而上故日上水

岳陽在雍其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

遊軍主領遊軍之將也

亦遣使告釋

云桂陽留此欲應譽釋懼鑿船沈米斬纘自蠻中步道馳歸江

陵囚憺殺之

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爲江北行臺使齎上

手敕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先至廣陵眾不滿二百
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
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奈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
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曰諸君心事
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
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吾計決
矣遂以城授紹先改正通鑑原文子以待其變下云會理華法郎以城授紹先今按會理于侯景出屯晉熙時即與柳敬禮謀起兵誅王偉拒景此正欲踐其身赴京都圖之肘腋之初心也豈素性者哉故從會理本傳改正紹先既入
眾莫敢動會理弟通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既如此豈可闔
門受斃前途亦思立效但不知天命何如耳紹先悉收廣陵文武
部曲鎧仗金帛遣會理單馬還建康為會理兄弟謀誅王偉不克而死張本湘潭

侯退與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出奔東魏侯景以蕭弄璋爲北兗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直閣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眾降東魏東魏遂據淮陰 癸未侯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

略吳郡新城戍主戴僧邊有精兵數千

沈約曰浙江西南名曰相溪吳立爲新城縣屬吳郡

今杭州新城縣即其地。過音剔

說太守袁君正曰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

旬若開關拒守立可餓死土豪陸映公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皆

勸君正迎之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

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約爲南道行臺鎮姑孰夏四月

湘東世子方等至江陵湘東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

七里樹木爲柵掘塹三重而守之 己丑京師地震 丙申地又

震 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

踰年猶不下山鹿忠武公劉豐建築堰洧水以灌之

五代志謂方邵長澤壩後

蘇置堰熙寧及山鹿縣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東南過長社縣北城多崩頽岳悉崩分休迭

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太師泰
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爲破澤兵至
糧不得前東魏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燕邵景惠公
慕容紹宗與劉豐臨堰視之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
風至遠近晦冥纔斷飄船徑向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
發紹宗赴水溺死豐游泳向土山城上人射殺之紹宗容貌恢毅
深沈有膽略豐亦果毅絕人壯勇善戰至是俱死朝野駭惋 甲
辰東魏進大將軍渤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丁未澄入朝
于鄴固辭不許澄召將佐密議之皆勸澄立膺朝命獨散騎常侍

陳元康以爲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以分元康之權 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

史岳陽王曄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繹召曄使自行曄不

從方貴潛與繹相知謀襲襄陽未發會曄以他事召方貴方貴以

爲謀泄遂據樊城拒命曄遣軍攻之方貴窘急遣其子乞師於江

陵繹乃厚資遣張纘使赴鎮密援方貴纘至大堤沈約志華山郡治大堤五代志

襄陽郡漢南縣宋置華山郡唐併漢南入宜城縣九域志宜城在襄州南九十里晉書曰宋武帝築宜城之大堤爲城今縣治是也

癸巳拔樊城斬方貴纘至襄陽曄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

之營猶總軍府之政聞臺城陷遂不交代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

陽殿下勢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西山謂葛山以西便中廬野諸山也 便

君旣得物情遠近必當歸集以此舉義事無不濟岸旣襲陽豪族

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

杜氏兄弟嵩岑巖安巖岸崩從幼安凡九人

繼乃與岸結盟

又娶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眾繼著婦人衣乘青布輿逃入西

山督使岸將兵追擒之繼乞為沙門更名法繼營許之荊州長史

王冲等上牋於湘東王繹請以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

繹不許丙辰又請以司空主盟亦不許上雖外為侯景所制而

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

請以其黨二人為便殿主帥

梁禁中諸殿皆有主帥

上不許景不能強心甚

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

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

上怪而問之直閣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

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

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並翦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秘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王倖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知之王爲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碁無不精妙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卽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爲裂皴

皴皮細起

也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

或遇事繁日移中則嗽口以過身衣布衣木棉皂帳

木棉江有多有之以存二

三月之晦下子陳之既生須一月三轉其四旁失時不轉則爲草所荒穢輒萎死入夏漸茂至秋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因裂其中綻出如棉土人以鐵鉗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爲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勻細卷爲小筒就車紡之自然冊緒如纒絲狀不勞紡績以爲布自開廣來者尤爲麗密方勻日闕廣多種木棉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大如菱而色青秋深卽開

露白錦昔然土人商販去穀以鐵杖捍去黑子余以小弓彈令一
紛紛起後訪績爲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棉特其細緊者耳

冠三載一衾二年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
不飲酒非宗廟祭祀大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恆理
衣冠小坐押腰盛夏暑月未嘗褻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江左
以來年踰二百求人君之約已愛人勵精求治罕或有匹焉然先
王文武遞用德刑竝舉方之水火取法陰陽爲國之道不可獨任
而帝畱心俎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於刑典旣而王綱不立悖
逆萌生反噬彎弧皆自子弟忍弗能誅養成虺毒及乎耄年委事
羣倖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是以朝經混亂賞
罰無章遂使滔天羯寇承間掩襲塗炭黎元黍離宮室雖歷數斯
窮蓋亦人事然矣 東魏高岳旣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

復逼長社城

杜佑曰許州長葛縣故長社城王思政所守也

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

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川垂陷願王自

以為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

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

辛巳發喪

祖帝二十六日而後發喪

升梓宮於太

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太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

陽殿出景自留

屯朝堂朝堂蓋在太極殿左右

壬午詔北人在南為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

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

華趨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

以物送人曰輸則音平聲捐所送之物亦曰輸則音去聲此當

從去聲

自景作亂道路斷絕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

百無一二

金陵記曰梁都之時戶二十八萬西自石頭城東至兗

于陳時中外人物不迫宋齊之半

貴戚豪族皆自出採和填委溝壑不可勝紀癸

未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

宛陵縣漢屬丹陽郡晉分爲宣城陵治所五代志宣城郡治宣城縣舊

曰宛

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

克景又遣中軍都督侯子鑒入吳郡以廂公蘇單于爲吳郡太守
遣儀同朱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邈拒之御史中

丞沈浚避難東歸至吳興太守張嵯與之合謀舉兵討景嵯殺之

子也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亦據州不受景命景號令所行唯

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癸未追尊穆貴嬪爲皇太后追謚妃

王氏爲簡皇后

魏詔太和中代人改姓者皆復其舊

改姓見一百四十卷

齊明帝建武三年

六月丙戌以南康王曾理爲侍中司空 丁亥立宣

城王大器爲皇太子

初侯景將使太常卿南陽劉之遴授臨賀

王正德璽綬之遴剃髮僧服而逃之之遴博學能文嘗爲湘東王

繹長史將歸江陵繹素嫉其才己丑之遴至夏口繹密送藥殺之而自爲誌銘厚其贈賻 壬辰封皇子大心爲尋陽王大款爲江夏王大臨爲南海王大連爲南郡王大春爲安陸王大成爲山陽王大封爲宜都王 長社城中無鹽人病變腫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眾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陸訓曰公常語訓等汝齋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眾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東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率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

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川爲鄭州

按魏收志潁川本治長社既改鄭州禮遇思政甚重西閤祭酒盧

徙治新蔡縣伯許昌潁川屬翟郡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

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爲行臺治

所遣使者魏仲啟陳於太師泰并致書於浙州刺史崔猷

修陽朱陽南上洛浙陽固都五代志浙陽郡猷復書曰襄城控帶

西魏置浙州唐志鄧州內鄉縣本浙陽郡治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

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之所潁川置

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仲見

泰具以啟聞

具以思政所請崔猷所報二者皆啓聞也

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

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

秦深悔之侯景之南叛也丞相秦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秦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稱受高祖密詔徵兵以湘東王繹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鎮竝加位號宋子仙罔戴僧暹不克丙午吳人陸緝等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甯爲主甯範之弟也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賈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正德極惡窮凶爲世所痛惡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出諸口乃爲之謠曰甯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景以儀同三司郭元建爲尙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秦舊置秦郡於六合新秦卽秦郡也簡文帝之廢也元建自秦郡徙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爲王景愛永安侯確還諫景此可證也

之勇常真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還啟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湘東王繹娶徐孝嗣孫女爲妃生世子方等妃性嗜酒多洪醉湘東王還房必吐衣中與荊州後堂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酷妬忌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者卽手加刀刃王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通季江每嘆曰柏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梁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尙多情繹疏之或二三年一至其室妃聞繹當至以繹曰眇爲半面粧以待之繹怒而出故方等亦無寵及自建康還江陵繹見其御軍和整始歎其能入告徐妃妃不對垂泣而退繹怒疏其穢行勝於大閤方等見之益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

心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眾譬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者三

返譬不與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爲湘州刺史使

方等將精兵二萬送之

考異曰太清紀云初上遣諸議參軍周宏直往湘州報河東王譽云侯景既須撲滅

今欲遣荆州兵力使汝東往但使諸蕭有一人能匡國雖吾無所惜舉對宏直據快云身始至鎮百度俱闕征伐之任便未能行又

遣舍人虞預至譽所曰周宏直還知汝必不能自出師吾今便長驅席捲還望三湘兵糧以相資給譬又拒絕意色殊憤上又遣錄

事劉毅往雍宣旨于岳陽王譽曰吾舟艦足乘唯糧仗闕少湘州有米已就舉求雍部請兵必能分遣行留之計爾自擇之譽答曰

兵馬蕃打所須非敢減嶽襄陽形勝之地豈可暫虛發出謂雍州別駕甄元成曰觀殿下辭色自無匡復之意卿是股肱所寄可相

毗贊邪答曰樊河衝要王業所基人情驍勇山川險要君其雅議南侯多言毅曰本論東討共征僞逆義吳西伯非敢託命於是湘

雍二藩成亂謀矣是月上遣世子方等往湘州具陳軍國之計誠方等曰吾近累遣使往湘並未相屑齒今故令汝至彼必望申吾

意若能相隨不可留王仲權知州事譽遂不受命潛圖方等將行構逆此皆附韶爲元帝陰惡節解耳今從梁書南史

謂所親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恨 侯景以趙威

方爲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遣軍拒之擒威方繫州獄

威方逃還建康

湘東世子方等軍至麻溪

麻水經注麻溪水口在臨湘縣北瀾口戌

南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安南侯方矩收餘眾

還江陵湘東王繹無收容繹寵姬王氏生子方諸王氏卒繹疑徐

妃爲之逼令自殺妃赴井死葬以庶人禮不聽諸子制服 西江

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

爲主

元景仲法僧之子也

景仲由是附景陰圖霸先霸先知之與

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

五代志蒼梧南海郡即廣州治所

馳檄以討

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朝廷遣曲陽侯勃爲刺史軍已頓朝亭

鄧道元曰廣州城東北三十里有朝臺昔尉佗因闕作臺北而朝

漢國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復道環迴遠遙曲折期望升拜
朝臺 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閣下

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前高州刺史蕭裕欽之弟也與其諸弟扇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頎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 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

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

下未盡至欲俟眾集然後行謂泉曰河東少有武幹

東者河東王莽也時爲

湘州刺史兵刃又彊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

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反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許之及入見繹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以情對繹疑僧辯觀望案劍勵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耶今日唯有死耳僧辯曰僧辯食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繹因斫僧辯中其左臂悶絕

久之方蘇卽送獄泉震怖不敢言僧辯母魏氏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伐湘州

陸紇等競爲暴掠吳人不附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

時宋子仙攻錢塘

屯錢塘

王戌紇棄城奔海鹽

吳記曰海鹽本名武原舊秦以爲縣屬吳郡今屬嘉興府在府東南八十里

子仙復據吳郡戊辰侯景置吳州于吳郡以安陸王大春爲刺史

庚午以南康王會理兼尙書令

鄱陽王範聞建康不守戒嚴

欲入僚佐或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騎必窺合

肥前賊未平後城失守將若之何不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將將精

卒赴之進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範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

兗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收爲書諭範絕方謀討侯景藉

東魏爲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以合州輸伯穆并遣諮議劉靈

議送二子勤廣為質于東魏以乞師範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遣

世子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柵

安樂柵者範所立柵以安樂名之

上游諸軍皆不下

範糧乏采苽稗菱藕以自給

苽稗菱藕米本草又謂之茭白歲久中苽生白臺謂之苽米其臺中有黑者

謂之茭鬱至後結實乃犀胡黑米也稗似稻其實尖圓而細

勤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為出師範

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於縱陽

縱陽縣漢屬江都晉書五代志同安郡同安縣舊曰縱陽并

置

景出屯姑孰範將裴之悌以眾降之之悌之高之弟也東

魏大將軍澄詣鄴辭爵位殊禮且請立太子澄謂濟陰王暉業曰

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謂伊霍輔少主曹馬篡國也

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鑒等擊吳興暨城之陷

朝士並被拘繫或薦尚書儀曹侍郎孔奐於子鑒子鑒乃脫奐桎

梏而厚遇之令掌書記子鑒景之腹心士大夫莫不卑屈與獨傲

然不爲之下或謂與曰當今亂世人思苟免種羯無知豈可抗之以義與曰吾性命自有所在豈可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剽掠子女拘迫士庶與每保持之得全者甚眾己亥鮑泉軍于石

梓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於橘洲

晏公類要曰橘洲在長沙西南四十里湘

江中四洲橘洲其一也水經註沅水東逕龍陽縣之汎洲洲長二十里吳丹陽太守李衡植柑于其上今洲上猶有遺枿余按汎洲乃柑洲非橘洲水經計又云湘水北過臨湘縣西又北過南津城西西對橘洲此則是也類要亦指此張舜民郴行錄橘洲東對潭城戰及溺死者萬餘人譽退保長沙泉引軍圍之辛卯東魏立

皇子長仁爲太子勃海文襄王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書亦何可解洋爲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佳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

容吝惜

須者意所欲亦求也

澄或愧不取洋卽受之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

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

洋曰爲爾漫戲其實蓋欲習勞也初澄獲徐州刺史蘭欽子京以

爲膳奴

蘭欽仕梁爲徐州刺史考異曰陳元康傳作蘭固成今從北齊書紀

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

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鄰居北城

東柏堂驛琅邪公主

琅邪公主事始見一百五十九卷大同十一年

欲其往來無閒侍衛

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尙書侍中楊愔黃

門侍郎崔季舒屏左右謀受魏禪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卻之謂

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寘刀盤下冒言進食

澄怒曰我未索食何爲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于

牀下賊去牀弑之愔狼狽走遺一靴季舒匿于廁中元康以身蔽

澄與賊爭刀被傷腸出庫直王紘冒刃禦賊紘奚舍樂闕死時變
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之顏色不變指揮部
分入討羣賊斬而歸之徐出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外
莫不驚異洋秘不發喪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珽
作書陳便宜至夜而卒洋殯之第中許云出使虛除元康中書令
并秘陳元康死問以王紘爲領左右都督澄美姿容善言笑談詭
亦所以鎮安人情之際從容宏雅性聰警多籌策當朝作相聽斷如流愛士好賢待
之以禮有父之風焉然少壯氣猛嚴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南翻
非直本懷狼戾兼亦有懼威略情欲奢淫動乖制度嘗于宮西造
宅牆院高廣聽事宏壯亞太極殿時有賈子儒者善相人崔暹嘗
將子儒私視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

不如一寸之暇大將軍臉薄視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時勳貴以

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

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邕支配須臾而畢

支分也配欸也支洋配猶今人言品配

由是重之癸巳洋諷東魏主審見以立太子大赦

託建儲大赦以安蘭京之黨心

懷反側者

澄死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

權當復歸帝室矣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

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貴皆自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

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

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

上者主朝儀者也

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

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

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眾皆大驚澄政令有不

便者洋皆改之初勦賁多不法澄輔政時一無所縱捨外議皆怨
度支尙書崔暹及黃門侍郎崔季舒及洋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
之勸季舒從之而去曰一日不朝其開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
閑放遂不計行旣而高隆之司馬子如等挾舊怨言於洋曰寬政
網黜去苛察法官則遠近人心必當悅服因奏暹及季舒過惡鞭
二百徙邊 侯景以宋子仙爲司徒郭元建爲尙書左僕射與領
軍任約等四十人竝開府儀同三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
加將軍是後開府儀同至多不可復記矣 鄱陽王範自樅陽遣
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
以湓城處之一樓不兩雄爲範與 大心互相猜忌張本 是月九江大飢人相食者十
四五時天下大亂盜賊竊起東宮直吳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

鄰里飢餒乃白諸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奈何有此而不與鄉家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眾明徹早孤性至孝及長略通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宏正學天文孤虛遁甲頗以英雄自註 吳興兵力衰弱張嶠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嶠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嶠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愆君正一旦墮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九月癸丑朔子鑒軍至吳興嶠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嶠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爲幸景猶欲全其一子嶠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庸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嶠稷之子也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斑衣受棓杖動至數百收淚愴然稷臨青州爲土民所

害嵯威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不聽音樂湘東王繹嘗
爲之筮得節卦謂嵯曰卿後當東入爲郡但恐不得終其天年嵯
曰貴得其所耳及是遇害 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譽督留諮
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陽帥眾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
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于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
乃赦之以爲城中都督又遣參軍庾奐奐音謂督曰正德肆亂天
下崩離汝復效尤將欲何爲吾蒙先帝愛顧以汝兄弟見屬今以
姪伐叔逆順安在督謂奐曰家兄無罪累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
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
陽乙卯嘗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督軍

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顗有舊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省雲中定襄
五原朔方四郡郡立一縣合爲新

與郡屬并州晉江左僑立于荊州界領定襄廣牧等縣五代志南
都安興縣舊置廣牧定襄縣唐省安興縣入江陵則新興固荊州
所統矣何待釋以舊好密邀則哉蓋密邀之乙丑歲與兄岌岸弟
則雖帶新興太守實從軍在襄陽也

幼安兄子龍各帥所部降于釋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

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奉督母襲保林

保林宮中女官自漢以來有之

顧師占曰保安也言其可安眾如林也

登城拒戰誓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

澧水不可勝紀

丁度曰澧水出南郡今荊門軍北百里有澧水蓋即此水也

張纘病足營載以

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爲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纘性貪婪又恃

才傲物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作牧郢藩引爲賓客深

相禮遇纘之出鎮湘州路經江夏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

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慚恚而去其子翁孺

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

至信大之間又致殞絕規妻深痛夫子翊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

杯酒殺吳氏三人既又譏構湘東叔姪使之骨肉相殘識者知其

必不良死營至襄陽岸奔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嶽

晉渡江南爲
立於平陽于

襄陽宋以漢南陽郡之南陽縣爲實
上水經注古南陽縣在新野縣西

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

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爲都督數泉十罪命舍人羅

重權與僧辯偕行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

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曰鯁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

時

下書於所部稱
令故曰令旨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權宣令鎖之牀側泉爲啟

自申且謝淹緩之罪釋怒解遂釋之冬十月甲午東魏以開府

儀同三司潘樂爲司空初歷陽太守莊鐵帥眾歸尋陽王大心

鐵歸大心見一百六
十一卷太清二年大心以爲豫章內史鐵至郡卽叛推觀甯侯

永爲主永範之弟也丁酉鐵引兵襲尋陽大心遣其將徐嗣徽逆

擊破之鐵走至建昌建昌縣漢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立屬豫章郡光遠將軍韋構邀

擊之鐵失其母弟妻子單騎還南昌南昌縣舊縣豫章郡治所大心遣構將兵

追討之宋子仙自吳郡趣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

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降之丁未地震十一月乙卯韓武皇

帝于修陵廟號高祖景使衛士以大釘于要地釘之欲令後世

絕滅百濟遣使入貢見城闕荒圯吳于歸來哭于端門端門臺城正門

之中見者莫不洒泣侯景怒錄送莊嚴寺不聽出壬戌宋子仙

急攻錢塘戴僧遇降之岳陽王督使將軍泚暉攻廣平拔之獲

杜岸送襄陽營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

骸而揚之以其頭爲漆碗營既與湘東王繹爲敵恐不能自存遣

使求援於魏請爲附庸魏丞相泰令東閭祭酒榮權使於襄陽釋
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圖督督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景
爲質于魏丞相泰欲經略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荆
等十五州諸軍事鎮棧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柳總以城降之
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眾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
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督爲西魏因督而并釋張本宋子仙

乘勝度浙江至會稽邵陵王綸聞錢塘已敗出奔都陽

考異曰南史云東土

皆附綸公大連邵陽內史開建侯蕃以兵拒之綸

進擊蕃破之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漾城降之五代

志其東都唐城縣後魏曰漾西置義陽郡西魏改漾西爲下漾杜佑曰下漾成在漢東郡東陽縣東南百餘里九域志唐城在隨州西北八十五里左傳楚人除道梁忠以伯符爲鄉導伯符岫之子

也 南郡王大連爲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糧仗山
積東土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爲用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事司
馬東陽留異凶狡殘暴爲眾所患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
寅宋子仙攻會稽大連棄城走異奔還鄉里尋以其眾降於子仙
大連欲奔鄱陽異爲子仙鄉導追及大連於信安漢獻帝初平二年分太末立新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信安五代志東陽郡信安縣有江山即今江山縣也宋白曰信安縣漢太末縣地漢末爲新安晉爲信安唐爲衢州治所唐又分信安之南川爲江山縣執送建康帝聞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

於是三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以留異爲東陽

太守

爲後留異據東陽張本

收其妻子爲質

己酉東魏以并州刺史彭樂

爲司徒

邵陵王綸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

引兵西上

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討侯景郡人侯安

都張偃等各帥眾千餘人歸之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
於天庾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
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猶不能克君以區區之眾將何所之如聞
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謂荆雍襄三州以君疎外詎可陪殺未若
且畱始興遙張聲勢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

度江卽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

元蘭謂元景仲及蘭裕也

令京都沒沒君

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

蕭勃武帝從弟吳平侯景之子故云然

任重方岳

不能摧鋒萬里雪此冤痛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
使閒道詣江陵受江東王繹節度時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

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爲曲江令

曲江縣漢屬桂陽郡吳屬始興郡唐爲韶州

與路養相

結同遏霸先

爲陳霸先破蔡路養張本

魏楊忠政隨郡太守桓和拒守不降

忠謂諸將曰本圖仲禮不在隨郡如必欲剋城恐引日勞師今若
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諸君以爲何如儀同三司泉仲遵
曰蜂蠆有毒何可輕也若棄和深入遂擒仲禮和之降否尙未可
知如仲禮未獲和爲之援首尾受敵此危道也若先攻和指麾可
剋桓和而進更無反顧之憂忠從之仲遵乃率先登城遂擒桓和
五代志漢東郡
隨縣舊屬隨郡東魏使金門公潘樂等將兵五萬襲司州刺史
夏侯強降之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
太清二年東魏使辛術略
江淮之北至是方盡有淮
南之地